

第一章 回到十三歲

昨夜酉時下了一場雪，大雪紛飛，到得次日，白雪恍若毯子覆蓋著大地，到處白茫茫一片。

采英推著韓夫人從屋裡出來，慢慢行到屋簷下。

輪椅上的韓夫人又輕又瘦，好像風一吹就吹跑了，從袖口露出來的手腕細如青竹，虛弱成這個樣子，她偏還要來看雪。

采英眼睛發澀，猶豫不前，瞧著韓夫人早已不是記憶裡的模樣，越發懷念起十年前相見時的情景。

那時候韓夫人年方十三歲，亭亭立在蘇府的堂中，青裙曳地，秀麗無雙，一開口聲音好像黃鸝似的清脆，也不知怎麼落到這個境地，憑誰都能欺負！

唏噓間，聽到韓夫人輕聲的催促，采英忙將輪椅往前推，低著頭道：「夫人，今兒太冷了，就待一會兒吧，奴婢怕您吃不消。」她取了手爐出來，「這是才換上炭的，您快拿著暖手。」

她的言詞充滿關懷，驅散了這冬日裡的寒冷，韓夫人——蘇沅忍不住側頭打量她。

十二歲的采英來家裡的時候，自己曾嫌棄這小丫鬢木訥膽小，誰想到十年之後，身邊就只剩下這個人了，其他人走的走、死的死，環顧屋簷下，韓家的那些下人見到她避之唯恐不及。可也怪不得別人，誰讓她是個災厄之星，害死生母、剋死父親，後來就算嫁給驚才絕艷的狀元郎，日子也一樣不如意。

蘇沅苦笑了一下，抬起手接住一片雪花，冰涼入掌。

耳邊聽到遠處有絲竹聲，悠揚中夾雜著女子的嬌笑。

韓如遇，這是又在花廳辦宴會了吧？那些賓客定然又在背地裡笑自己了。

她忍不住想起韓老夫人怨恨的眼神，斥罵著道——

「妳怎麼還不去死，難道真的想把我兒子毀掉？早知如此，我當初便是拚了命，也不該答應這樁親事！」

當時偌大的大廳裡，韓老夫人指著她，語氣絲毫不掩飾對她的厭惡，其餘看熱鬧的人掩著嘴笑，而她一句話都說不出，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。

然而現在想起這些來，她似乎沒有什麼感覺了。

「阮公子……還沒有到京都嗎？」蘇沅瞧著掌心裡半融的雪花，嘴唇翕動，那是她現在最掛念的人，也是可以相幫的一個人。

采英咬了咬嘴唇，不忍心告知她真相。夫人自知活不長，唯一想要做的就是讓韓如遇休掉她，好讓她回去娘家，葬在生母身邊，然而韓如遇不肯，甚至百般刁難，說夫人再如何，死了也是韓家的鬼。

夫人求到娘家，但蘇老夫人惱恨她剋死兒子，不願相幫，夫人就這樣被困在了韓家。

想到這些，采英眼睛紅了，抽泣起來。

蘇沅心裡一陣刺痛，想到娘親臨死前護著她，說：「沅沅，妳要好好活下去……」可她實在活得不怎麼好，渾渾噩噩，像作了一場最大的噩夢，到頭來什麼都沒有，

連個丫鬟都要可憐她、同情她。

但她哭不出來，所有的眼淚，在她失去雙親之後就哭乾了。

她想不明白韓如遇為何非要娶她，但數年不理會自己的祖母召見了她，說——

「妳能償還的也只有這樁事情了，妳父親不在了，蘇家只能依靠韓家，妳就嫁過去吧。」

蘇沅微微閉起眼睛，回過神來，遠處的絲竹聲越發響亮，恍若就在耳邊，讓她想起娘親撫琴的樣子。

每到下雪天，娘親總喜歡撫琴，年幼的她則會把娘親拉到雪地裡，讓娘親給她堆雪球、讓娘親給她摘樹上的冰凌。那時候多好啊，不像後來，她離開娘親身邊，就再也沒有過這樣的肆意歡笑了。

蘇沅的手指抽了抽，她的意識有些模糊，好像又聽到了娘親溫柔的聲音。

也許，她們快要相見了吧？

采英低下頭，發現夫人原本白皙如玉的臉龐透出死灰之色，忍不住駭然叫道：「夫人、夫人！」

蘇沅沒有睜開眼睛，卻聽見遠處的絲竹聲一下斷了，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。

長廊上的丫鬟們一陣騷動，有人輕聲道：「那不是景川侯嗎，他怎麼來了？」聲音十分驚喜，好像看見了可望不可及的人物。

「許是來參加老爺的宴會！」

「那為何會來內宅？」

她們萬分不解。

采英用力地推了推蘇沅，「夫人，您不是讓奴婢給景川侯捎了口信嗎？他興許是為您來的。」她眼睛一亮，欣喜地道：「夫人，您也許馬上就能回去了！」

景川侯陸策，陸家二公子，威遠侯陸煥揚的庶子，二十三歲時因從龍之功被封為景川侯，從此一飛沖天。皇上駕崩之後，他輔佐幼帝，手掌重權，權傾朝野，任誰提起這個人都會忍不住放低聲音，唯恐說出不好聽的話，惹來殺身之禍。

蘇沅沒有想到他真的會來。

十五年前，八歲的她曾幫過陸策，說來那恩情輕微得不值一提，不過也許是那日唯獨她出了手，旁人皆冷眼相看，所以他才會說這個人情一定會還。

她當時沒有在意，甚至在陸策飛黃騰達之後也沒有過什麼想法，因為後來人人都知陸策不是個好相與的人，再說他們有許多年沒有見過了，她之前在守孝，除服之後沒多久又嫁入韓家，要不是不得已，是不會去討這個人情的。

蘇沅睜開眼睛，只見雪地裡一個年輕男人不疾不徐的走過來，他沒有撐傘，身上只披著一件像血一樣豔紅的紅狐皮大氅，說不出的雍容華貴，他如今的容貌與她記憶裡的那個少年有六七分的相像。

他原本就生得俊秀出眾，溫文如玉，故而年幼時很得陸煥揚的喜歡，而今那些氣息卻不剩多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凜然冷峻，讓人看一眼就會心生敬畏。

「妳要讓韓如遇休了妳？」他徑直走過來，俯視著她，曾經的小姑娘靠在輪椅上，整個人有著難以言說的蕭瑟。

世間事真是難以預料，過往的那些疼愛、嬌慣轉眼就能變成迴避、厭惡，直到今日，蘇沅都覺得可怖，不管是陸策，還是她，這一生都充滿了起落。

她抬起頭問：「你願意幫我嗎？」

「是。」

陸策如今做到輔政大臣的位置，自當是一諾千金，蘇沅明白，她的事情有著落了，渾身不由一鬆，一股濃重的疲憊感慢慢湧上來。

正如采英所說，她應該是可以回娘家了，可以葬在娘親的身邊了。

蘇沅的嘴角微微一翹，笑了，這一笑如原本枯萎的花剎那間綻放，令人目眩神迷。陸策怔了怔，眼眸微眯，再看她時，她面色平靜，好像那一笑將所有的精神都消耗殆盡。她安安靜靜的坐著，眼睛閉上，手從膝頭滑落。

陸策這一生見過的死亡不少，卻沒有想到蘇沅會死在他面前，就在她快要解脫的時候。

他回過身，望向突然喧囂的甬道，戴著玉冠、穿著深紫色錦袍的韓如遇大步走過來，俊俏的臉上滿是怒氣。

這個人是要來阻止他的吧，可為什麼呢？

人都已經死了，怎麼就不能令她如願？

他的手撫在腰間的劍柄上，迎上前去。

雪下得更大了，落在蘇沅的肩頭，她已感覺不到冷，哪怕采英哭著想把她推進屋，因為著急，輪椅的輪子一拐，她摔在了雪地裡，雪掩埋了臉頰，她也不再有所知覺……

元君廟裡的早鐘突然敲了起來，鏗鏘鏘，一聲一聲漸漸逼至耳邊。

蘇沅秀眉緊蹙，她好像許久沒有聽到任何聲響了，悄然不覺地過了許久，等到鐘聲再一次敲響的時候，她的心臟猛烈跳動，整個人如同驚弓之鳥，一下從床上坐起。

錦被滑落，她睜開眼睛，看見葡萄綠的蚊帳上繡著栩栩如生的花鳥，那是舅舅阮直送的。

娘親第一眼看到這東西時，驚訝的說「這種顏色叫沅沅看見了，定會嚷著要吃葡萄」，很好奇的問舅舅是從哪裡買來的。

當時她躲在屏風後面，聞言快步跑出來，很歡喜能夠得到這樣禮物。

這蚊帳自此用了好些年，後來有一次被漿洗的丫鬟洗壞了……蘇沅盯著蚊帳，驚訝的瞪圓了眼睛，片刻後她環顧四周，看到了紅木大理石面的小桌、看到黃梨木的雲紋衣箱、雕花羅漢床邊的矮几上放著黃玉梨花的花插，心裡一激動，突然叫起來——

「采英、采英！」

外面值夜的寶綠嚇得差點從小鋪上跌下，慌慌張張的衝進來，「姑娘，您怎麼了？有什麼要吩咐奴婢的？」

姑娘從來都睡得很好，哪裡會那麼早就醒過來，還大喊大叫的。

「采英……」蘇沅後來幾年與采英相依為命，下意識的喚出她的名字，只是當看清楚寶綠的樣子時，聲音戛然而止。

寶綠著急的過來，外衣披得歪歪扭扭，可面孔那麼年輕，圓圓的眼睛、小巧的鼻子，是十三四歲時的寶綠，不是後來跟著她處處被欺負，越來越憔悴的寶綠。

蘇沅的眼睛頓時紅了，她的喉頭哽咽，幾乎說不出話來。

寶綠有些茫然，「姑娘，什麼采英？」

蘇沅這才恍然，這時候采英大概還沒有到蘇家吧，她手指微顫的摸了摸自己的臉，不確定地問：「我幾歲了？」

「姑娘，您怎麼這麼問？」寶綠大感奇怪，「您十三歲呀。」

十三歲，那是建昭十一年了！

蘇沅的眼淚奪眶而出，一下子從床上跳下來，胡亂地披上一件衣服就跑向門口。清晨的天空佈滿了雲，很是昏暗，但她抬起頭卻好像看見了藏在雲中的太陽，感覺到它的萬丈光芒照耀在自己身上，帶來說不出的溫暖。

蘇府西苑一座二進院子裡，阮珍剛剛服侍蘇承芳去早朝，正要睡個回籠覺，門外突然傳來丫鬟驚呼的聲音，也不知出了什麼事。

她正待詢問，卻見門被推開，一個小姑娘披散著頭髮，風一樣的衝進來，撲到她懷裡大聲痛哭。

阮珍驚訝極了，擔心地連忙問道：「沅沅，出什麼事了？」

蘇沅出生的時候，有位姓王的仙師登門為之批命，說小姑娘名貴，如紫氣東來，後來一算，又說五行缺水，蘇承芳便為小女兒取了「沅」字為名，寓意取自「沅芷澧蘭」。

娘親的聲音輕輕柔柔地在耳邊響起，蘇沅更是哭得不能自己。

多少年了，她希冀著能再見到娘親、能再這樣依偎在娘親懷裡，然而那些都是妄想。

她緊緊抱住阮珍的腰，將阮珍的衣襟哭濕了一塊，卻仍是抽抽噎噎，絲毫停不下來。

「沅沅！」阮珍從來沒有見過女兒哭成這個樣子，越發擔心，撫著她的頭髮問：「到底怎麼了？妳快些告訴我。」

「娘……娘！」蘇沅喚道。

阮珍一驚。

雖說蘇家的夫人去世十幾年了，蘇承芳沒有續弦，但阮珍仍是不讓蘇沅叫她娘，畢竟她只是側室。可蘇沅此時哪裡顧得了這麼多，只想把心中所有的思念、懊悔、自責藉由這一聲「娘」宣洩出來，一連叫了好幾聲。

這孩子的舉動實在是太奇怪，阮珍著急得快要哭了，聲音不由得發顫。

哭了好一陣子，蘇沅才緩過來，清楚自己這樣子是叫娘親擔憂，恐怕還會驚動祖

母，就埋在娘親懷裡小聲道：「我剛才作了噩夢了！」

阮珍聞言哭笑不得，輕歎口氣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還以為……」她捧起女兒的小臉，「哭得那麼厲害，既然是夢，就該知道是假的，妳怎麼能當真了？」說著，她從丫鬟手裡拿過帕子，給女兒仔仔細細的擦臉蛋。

蘇沅抬頭看著阮珍，眼睛一眨不眨，娘親仍如記憶裡一樣好看，新月似的眉，杏子般的眼睛，笑起來甜甜的，讓人忘記煩惱。她突然又想哭了，猶記得那天馬車衝下斷橋，娘親不顧安危地將她護在懷裡，自己的背卻狠狠撞在堅硬的石頭上，肯定非常的痛，娘親卻強忍著朝她笑，讓她不要害怕。

蘇沅哭得喘不過氣來，低下頭，用力掐了一下掌心，疼得冒汗。

這不是夢了，娘親真的活生生的出現在自己面前，她是真的回到了十三歲，既如此，那一切悲劇都可以避免！

阮珍擦乾淨女兒的眼淚，笑道：「不要再哭了。」她同寶綠，還有後來追上來的寶翠道：「姑娘作噩夢，妳們該好生安撫著，怎麼讓她嚇成這樣？」

兩個丫鬟低下頭，寶綠囁嚅的道：「全是奴婢的錯，奴婢沒有好好照顧姑娘，還請姑娘責罰。」

蘇沅卻明白，寶綠那時候哪裡攔得住自己？自己是驚喜得瘋了，怕是用一頭牛都拉不回來，趕緊道：「也怪不得妳，我就是想見姨娘。」她拉住阮珍的袖子，「我在您這裡用早膳好嗎？」

阮珍向來睡眠淺，蘇承芳又時常歇在這裡，伺候一番，更是容易困乏，故而一向喜歡睡個回籠覺，等到辰時再起來，去服侍老夫人，若老夫人不需要她服侍，便是在房裡彈彈琴、寫寫字，只是剛才被蘇沅這麼一鬧，困意早就沒有了。

但她擔心蘇沅這樣精神會不好，所以有點猶豫。

蘇沅抬著頭，拉著她的袖子搖了搖。

小姑娘生得花容月貌，七分像她，彎眉瓊鼻，秀美無雙，三分像蘇承芳，一雙桃花眼，眼尾微翹，盯著人看的時候水光潑灑，好像有星子閃耀，便是個陌生人都不忍心拒絕，更何況是親生女兒？

阮珍到底拗不過她，吩咐丫鬟結香，「叫廚房做一碟芍藥湯餅來。」

五月底，正是芍藥綻放的時候，蘇府的東苑種了許多芍藥，逸品甚多，像蓮香白、觀音面都有，這得益於蘇家老祖宗百年的經營，家底豐厚，不光是宅院裡的珍稀花木，便是名貴書畫都不少，不過蘇家自從曾祖那輩裡分了家，小半數的東西都被住在蓮花胡同的那一房帶走了——蘇沅的家是在灑金橋旁。

「再做個東坡豆腐。」阮珍又點了一樣女兒喜歡吃的。

蘇沅笑得眼睛都眯起來，不光是能回味兒時喜歡的東西，便是想到能與娘親同桌而食，她都高興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

阮珍有些奇怪，不過是些平日裡經常吃的東西，這孩子竟那麼歡喜。

她拉著蘇沅在美人榻上坐下來，笑道：「老爺昨日與我說，老夫人請了一位女先生來教導妳們，興許這兩日就要來了，妳可要好好跟著學，同二姑娘有商有量的，不要讓女先生為難。」

蘇沅今年十三歲，蘇家二姑娘蘇錦十四，明年及笄，過了十五歲的姑娘很快就會有人來提親，老夫人是想她們更出眾些，才特地請了女先生，不過阮珍提到蘇錦，卻是怕她惹事兒。

蘇錦因是嫡女，自小同蘇沅不對盤，後來不知聽誰挑撥，竟只因蘇夫人是在蘇沅出生之後病死的，就認定是蘇沅剋死母親，便討厭上這個妹妹。偏偏蘇沅也不是吃素的性子，不甘相讓，兩人勢同水火。

只是經歷了上一世，而今の蘇沅到底不是個小姑娘了，在她的心裡，同蘇錦的那點恩怨跟後來所受到的苦難相比，都不值得一提。然而她願意退一步，蘇錦會願意和解嗎？蘇錦對她的惱恨不是一點半點兒，思及此她擰了擰秀眉道：「井水不犯河水，她不惹我，我也不會惹她。」無意多說此事，她拉住阮珍的袖子，「您給我梳頭髮吧！」

她急匆匆的來，這會兒披頭散髮的。

「我竟忘了。」阮珍哎呀一聲，這才注意到女兒不只頭髮沒有梳，衣裙也是胡亂披著的，忙同寶綠吩咐，「快些回去把姑娘的衣衫拿來。」

寶綠應聲去拿，結香則把黃牛角梳遞過來。

沒有及笄，小姑娘就不能挽髻，阮珍打算給蘇沅梳個燕尾，再纏上一串淡黃色的珠花。梳頭的時候，她動作輕巧，蘇沅舒服地閉上眼睛，瞧女兒享受的模樣，阮珍笑著給她梳了許久。

等到廚房端來吃食，兩人才攜手入座。

不知不覺天色亮了，陽光透過半開的窗灑進來，伴隨著外面淡淡的花香。

這一頓早飯蘇沅吃得很多，竟有些困倦，倚在阮珍身邊，聽她念曹述之的詩詞。阮珍雖然出身商戶，卻自小有女先生教她識文斷字，阮老爺和阮太太都很疼愛她，待之如掌上明珠，阮直也對這個親妹妹千依百順，可能因為這份親情，後來阮家出事，娘親天真單純地輕信了姑婆的話，做下錯事，要不然憑她這等樣貌與富裕的家境，何愁找不到一個好夫婿，做正室夫人呢？

蘇沅輕輕地歎了口氣。

胡思亂想間，老夫人身邊的丫鬟跑過來傳話，守在外面的丫鬟伴木走進來，轉達道：「老夫人請姑娘與姨娘去上房，說有個女先生來了，讓姑娘們去拜見一下。」看來老夫人已經知道沅沅早上的所作所為，阮珍心裡七上八下，女兒生下來沒多久，夫人就去世了，蘇錦才一歲，老夫人很是心疼，將她接到身邊教養，自然是顧不到沅沅的，老爺便讓她照顧女兒。

四年後，老夫人看兩個孩子大了，又想讓老爺續弦，就不准她再接近沅沅，但那時候沅沅已經習慣了自己。

阮珍為此很是頭疼，幸好蘇沅知道分寸，在老夫人面前也會找藉口，可今日她哭成這樣，自己不忍心，又不曾拒絕，這會兒又能怎麼辦？她暗歎口氣，站起來，「我們快些去吧。」

蘇沅跟在阮珍後面，想去牽娘親的手，可瞧著院門口奴婢們走來走去，到底把手縮了回去。

蘇家很早就在京都紮根，歷經三朝，從當初一座小小的獨立小院到现在的四進大院，左右連通一座三進並兩座兩進的宅院，又重築四個獨立小院，中庭高建樓臺曲橋，儼然是京都的名門大戶。

蘇老夫人的院子便是東邊的那座三進，下人們習慣叫東苑。

剛剛走過長廊，蘇沅就聽到對面傳來一聲冷笑。

穿著湖綠色夏衫的蘇錦揚眉道：「三妹，我竟是不知道妳住在西苑了！」

蘇承芳沒有兒子，大女兒前幾年出嫁了，剩下的兩個女兒都住在東苑，而阮珍是住在西苑的。

阮珍的臉一下就紅了，連忙解釋道：「是我留了三姑娘用膳……」

見她將責任全攬在身上，蘇沅心裡不舒服，蘇錦總是掐住了這軟肋說些刺心的話，要是從前蘇沅定會忍不住，然而前世的那些悲慘遭遇早已讓她磨平了尖銳的稜角，又怎麼會逞口舌之快，讓娘親不安？

蘇沅平靜道：「不管我做什麼，自有祖母、父親來說。」言下之意，兩人同輩，蘇錦不該對她的事置喙。

這從容在理的話與昔日的蘇沅判若兩人，過去的蘇沅總是忙著反唇相譏，暴跳如雷，把一個庶女的不甘暴露無遺，蘇錦總是當做笑話來看，更是故意的嘲弄。然而今日這似乎不起效果了，她不由得一愣，看著蘇沅目不斜視的與阮珍走去了上房。

第二章 陸家姊妹來訪

老夫人正坐著聽新來的女先生說話，但思緒已經飛遠了。

剛才奴婢告知她蘇沅的事情，聽說三丫頭大清早因作了噩夢去見阮珍，她心裡不悅，但這不悅中又夾雜著一些自責。

當初是她將蘇沅推到阮珍身邊的，因為一個人顧不過來，兩個孫女兒都太小，結果蘇沅長大之後便同阮珍很是親近，只阮珍到底是側室，阮家也上不了檯面，她心想還是得快些給兒子續弦才好。

前些年兒子外調兼任撫臺，巡視地方，治理水患，對於婚事都是一副見不到人不好決定的態度，而今回京都了，倒看他還怎麼推脫？兩個孫女兒不是幼女了，過個三四年就要嫁人，家中沒個母親如何是好？與眾家走動，蘇家也該有個主母去應酬，這不管是對兒子、對孫女兒都是好事……老夫人琢磨著，或者運氣好，再娶的夫人也許能一索得男，這又是天大的喜事！

蘇承芳沒有兒子，乃是老夫人最大的心病。

他們這一房兩代單傳，最看重的無非是開枝散葉、能有個傳承，可偏偏才貌雙全的兒子欠缺這個，讓她每想起這事就重重地歎氣。

李嬪嬪聽見外面腳步聲，使了個眼色，照雪連忙伸手撩開墨綠色的薄簾。

屋裡飄出來熟悉的檀香味，蘇沅走到門口時頓住了腳步，想起前塵往事，不由迷茫，再見祖母，她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？

祖母曾對自己憐惜過，卻也冷落過、傷害過，雖有緣由，然而那幾年自己孤苦無依，希冀著祖母能伸出援手，便是看在舊情上，仍記得有這個孫女兒，但直到最

後，祖母都沒有回應過她的期望。

蘇沅的眼睛紅了，她低頭擦拭了下，輕輕吐出一口氣。

這時候蘇錦從後面走上前，甜甜的叫了一聲祖母，像鳥兒般輕巧地奔過去，依偎在老夫人的身邊，得意的朝蘇沅看。

一個是老夫人帶大的，一個是姨娘帶大的，怎麼可能會沒有不同？

從前蘇沅也羨慕過，她知道自己是庶女，不像蘇錦有天生的優勢，很看重祖母的喜歡，但她現在知道了，這世上鮮少有不變的感情，只有娘親對自己才是真心實意、勝過生命的，至於別人，苛求不來。

蘇沅跟著走進去，笑著叫了聲祖母。

阮珍也行了禮，規規矩矩的站到老夫人的右側。

「到底作了什麼夢，那麼早就起來？」老夫人關切的看向蘇沅，「得請大夫給妳看看了，別晚上都睡不好。」

「不用的，祖母。」蘇沅連忙道：「叫祖母擔心了，其實是夢到一頭猛獸，我以為牠要吃我……跟真的似的，我本想來您這兒，可想到您前幾日風寒才好……」老夫人笑起來，這孩子還惦記著她的病呢，「那妳現在不怕了？」

「不怕了，我也難得作噩夢，定是昨晚上貪嘴，您叫照雪送來的石耳煨雞我全吃光了，那雞許是不服氣，在夢裡化作獸要吃我。」

老夫人聽得大笑，「是不可貪多，尤其晚上，我也是看這石耳好，叫廚房煮了雞湯讓妳跟錦兒嘗嘗鮮，這石耳是妳們姨祖母送的，」她停住了嘴，連連搖頭，「瞧我這東拉西扯的，正經事兒都忘了，妳們快見一見劉先生。」

女先生叫劉燕知，前世也是這一天來到蘇府的。

兩位姑娘向劉燕知行禮。

這三十來歲的婦人還是她記憶中的模樣，高高瘦瘦的，穿著十分素雅，蘇沅對她的印象很好，微微笑起來。

「你們堂叔、堂嬸連連誇讚劉先生，妳們可要同先生好好學。」老夫人朝孫女們說完，又對劉燕知打招呼，「我這兩個孫女兒以前師從大方胡同的蔣先生，學的時日少，往後得要妳多費心，她們若是不聽話、耍滑偷懶，妳莫要慣著她們，儘管來告訴我。」

劉燕知笑得很親切，「兩位姑娘一看就是聰明伶俐的，我倒是怕自己學識淺薄。」

「您太謙虛了，您寫的詩詞京都姑娘們都爭相抄錄，我們這回可是欠了明誠夫婦的人情了！」

蘇明誠是蘇承芳的堂弟，住在蓮花胡同，蘇氏祖輩分家之後，上一輩子嗣都很單薄，故而關係越是親近，只是蘇明誠比起蘇承芳，更有子女緣，光是兒子就生了四個，老夫人每每提起，總是說不出的羨慕，蘇明誠一家子過來，她總要叫廚房準備許多的吃食送給蘇明誠的孩子們吃。

而蘇明誠也禮尚往來，逢年過節都會帶些新奇的玩意兒給灑金橋蘇家的姑娘，這回聽說老夫人要請女先生，他想到妻子羅氏曾經的閨中好友劉燕知，同羅氏一商量，這事兒就成了。

劉燕知乃京都的才女，丈夫去世之後，她不曾改嫁，而是做起女先生來，漸漸有了名聲，老夫人知曉她教得好，聽說蘇明誠要推薦也十分滿意。

她又道：「明誠說，妳不習慣住在別人家，這一來一回，真是辛苦妳了。」

「哪裡，我想到要教兩位這樣好看的姑娘，心裡高興得不得了，一點都不覺得辛苦。」劉燕知抿嘴笑道：「我回去準備下，明兒便來打擾。」

她嘴甜大方，老夫人很是喜歡，連忙叫李嬾嬾親自送她出去。

「這女先生很有學識，想必妳們都聽說過她的大名，明日起，要跟著先生認真學。」老夫人手指了指兩個孫女兒，「年紀不小了，可不能像小時候那麼頑皮。」

話剛說完，照雪得了傳話，適時輕聲道：「老夫人，陸家三位姑娘來了，說要看芍藥，陸大姑娘還帶了一個竹籃來，想讓丫鬟摘些回去做芍藥雞。」

老夫人聽了直笑，「這丫頭越發精怪了，我都沒有聽說過什麼芍藥雞。」

「她這是吃多了山珍海味，沒事兒來折騰我們家的芍藥，待我去說說她！」蘇錦的話像是責備，實則透著說不出的親暱，臨走時又看了一眼蘇沅，「三妹，妳同我一起去，我們請了劉先生教書，她們知道了定會很羨慕，大表姊不是總說她的女先生好嗎，我們而今可不比她差！」

要說蘇沅在小時候最討厭的兩位姑娘，蘇錦算一個，另一個便是陸靜英，這個陸家的大姑娘，威遠侯陸煥揚的嫡女。

想到陸靜英那輕蔑的眼神，蘇沅不太想去，偏偏老夫人開了口——

「妳們姨祖母也喜歡芍藥，妳們親自摘一些，叫靜英她們帶回去送給她。」

周家當年共兩位女兒，大女兒嫁了書香門第的蘇家，小女兒則嫁入了顯赫的威遠侯府，兩家離得非常近，蘇家後來買下了東邊鄰舍的宅院，更是與陸家挨在一起，姊妹之間時常走動，使得兩家關係也越發親厚，故而陸家雖是姨親，卻是比堂親差不到哪裡去。

「好，我這就同三妹去！」蘇錦一下就答應了。

眼見小姑娘眼裡閃著狡黠的光，蘇沅心想自己都吃過那麼多的苦了，當真還會怕陸靜英嗎？說到底，陸靜英是因為侯府嫡女的身分才多了驕傲的派頭，看不起她這個庶女，只是自己又何必在乎陸靜英的看法呢？蘇沅朝老夫人告辭，又看了眼阮珍，這才走出去。

出了院門，半路上老遠的就聽見陸靜英的聲音傳來——

「聽說妳們請了劉燕知當女先生？」

「是啊，妳怕不怕？」蘇錦笑道：「以後對詩，妳最好甘拜下風呢！」

「我為什麼要甘拜下風？對詩這種酸腐的玩意兒，我才不要玩呢，要玩我們玩射箭，怎麼樣？妳要是能射中一次靶心，我送妳一百兩銀子！」

十五歲的姑娘意氣風發，穿著緋紅色海棠花短襖，鳳眼光芒逼人，模樣極為出挑，讓蘇沅一下想到了陸策。

陸家這一輩裡，就這兩個人最為搶眼，若說陸靜英是烈日，陸策便是皓月，故而陸煥揚常說自己有一雙好兒女，竟是把陸嶸這唯一的嫡子都忘了，一直到五年前……

蘇沅眉頭微微擰了擰，陸策五年前被惡犬咬傷，她給他敷藥，後來陸策去了桐州，好像到現在還沒有回來。

思慮間，她聽到蘇錦說——

「我怎麼會射箭？倒是妳要比騎馬，或可讓三妹同妳比一比，她上回就求著父親買匹好馬呢，三妹，是不是？」

陸靜英出身將門，總自以為身手了得，蘇沅曾經對此非常厭惡，便想學好騎射功夫，以便哪一日能壓制住陸靜英，可蘇錦這時把這件事情說出來，卻是為了讓她丟臉。

蘇沅笑一笑，「我是羨慕大表姊的功夫，東施效顰罷了，若是要和大表姊相比，那是萬萬不敢的，倒是希望大表姊得空能指點一二。」

原本陸靜英已經在暗暗嘲笑蘇沅不自量力，明明是庶女，卻表現得像是嫡女，驕矜自傲，處處不讓，不料今日她竟如此謙遜，一時很是驚訝，忍不住朝蘇沅看。承襲了父母容貌優勢的蘇沅模樣比蘇錦還要出色，鶯黃色的仙紋綾衫穿在身上，明媚嬌麗，但陸靜英對自己的容貌十分自信，並不羨慕，倒是蘇沅眸中的一抹清冷不若往日，好像對什麼都不在意，這比她以前的不服更讓陸靜英不喜，偏偏又不能說什麼，因為剛才蘇沅的話太識大體了。

見堂姊神色不善，陸家二房的長女，陸二姑娘陸靜姝連忙笑著打岔，「說起芍藥，我堂舅母也種了許多，但她不是為了賞花，而是為芍藥根上的香汁，聽說能治許多的病。堂舅母這回來京都就帶了一小罈，說要送給祖母……」

她性子溫柔寬厚，從來不會因為蘇沅是庶女就有所瞧不起，故而蘇沅也豎起耳朵聽她說話，誰料她竟是說了這一句。

陸家二爺陸煥雲的妻子姓韓，乃江南望族韓家旁支的女兒，陸靜姝口裡的堂舅母卻是嫡系的宗婦，蘇沅心頭不由一震。

因為那正是她前世的婆婆，韓如遇的母親！

她突然想起來，韓如遇就是在今年進京的，也是在這一年中了舉人，此後更被欽點為狀元，聲名大噪，而她卻在這一年的九月失去了娘親，從此一無所有。

前世她並沒有聽到陸靜姝親口說出這些話，如今不免回想起以前的事情。

那一天，她早上沒有去看娘親，倒是在前往給祖母請安的路上遇到蘇錦，與她起了口角，恰逢陸靜英她們來，陸靜英與蘇錦一唱一和弄得她非常不悅，當場拂袖而去，所以不曾知曉陸靜姝曾提前說起韓夫人要入京。

「表哥今年參加鄉試，堂舅母不放心他一個人在京都，便將內務交給二堂舅母，急忙忙的趕來了。」陸靜姝抿唇一笑，「母親這幾日都在想菜單，打算好好招待堂舅母。」

韓如遇前不久從蘇州來了京都，因是望族子弟，又師從江南大儒譚夫子，甫一露面就引起眾人關注，加之生得十分俊美，年方十七歲，許多家族都有意與之結親。陸三姑娘陸靜妍說起這個表哥，與有榮焉，「其實堂舅母哪裡需要擔心，像表哥這等才華，要擔心的只是拿不拿得了解元。」

鄉試第一，這是多大的口氣！蘇沅抵了抵唇，想到韓如遇冷漠的叫她死在韓家，

面色便沉了些。

身側的蘇錦笑道：「韓公子的字是真的好看，祖母有次拿過來，說我們能學得十分之一的神韻就夠好了。」

「這還不容易，下回妳來，我讓表哥給妳指點一下。」

蘇錦忙道：「這哪裡行。」

小姑娘的臉竟是微微發紅，蘇沅看在眼裡，不由輕歎，當年她要嫁給韓如遇，蘇錦發了瘋一樣地將她的嫁衣扔在地上踐踏。那時候，誰都羨慕她，韓如遇有才貌，家世又高，科考後入了翰林，將來必是前途無量，像她這種災星卻偏偏能得了他的青睞，誰心裡不是不服氣？

而蘇錦因要給父親守孝，拖到十七歲還沒有訂親，又認定是她剋死父親，把過錯都推在她身上。

蘇家沒有了父親，就算有豐厚的家業也是大不如前，給蘇錦挑的丈夫自然比不上韓如遇。

蘇沅瞧了蘇錦一眼，她們都以為自己飛上枝頭變鳳凰，有誰能料到最終她竟是淒涼無助地死了。

突然憶起那日的大雪，蘇沅渾身一冷，忍不住揉了揉手臂，說道：「我們快些去看芍藥吧，祖母叫二姊同我摘一些送給姨祖母呢。」

原本陸家姊妹就是來看芍藥的，當然沒有異議，便一同往東苑的芍藥園去了。陸靜英瞧不起蘇沅，路上只與蘇錦說話，陸靜姍向來討好陸靜英，自然是站在她那一邊，唯有陸靜姍怕冷落了蘇沅，時不時的回過身說上兩句。

「堂舅母要來，母親藉著這機會竟然要我同妹妹也準備準備，我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，菜單是母親訂的，我們能做什麼？」

蘇沅笑道：「二表嬸是要鍛煉妳們呢，這是好事，妳們便去問問管事，看他們尋常都會注意什麼，問仔細了照著做不就是了嗎？要是怕出紕漏，便再問問姨祖母，她老人家一個人打理你們陸家呢，必是面面俱到的。」

陸靜姍聽了極為驚訝，蘇沅年紀小，往常給她的印象就是與蘇錦不合，嘴巴厲害，她原本不指望蘇沅能給出什麼意見，誰知道人家一開口竟是頭頭是道。

「妳說的很有道理……」

看陸靜姍的樣子，蘇沅才發覺自己說多了，輕咳一聲道：「我是聽祖母這樣教我們的。」緊接著岔開話題，「韓夫人到京都了，妳們是要邀請很多的賓客嗎？」

「怎麼會，堂舅母不太喜歡熱鬧，就我們自家人一起吃頓飯，另外再邀上親戚，加之你們家，大約是三四張席面罷了。」

蘇沅想著，不知道擺宴席的時候陸策可會回來？前世他承諾要幫自己的忙，那定是要與韓如遇起衝突，她很感激陸策圓了自己臨死前的心願，對他的事便有些關心，問道：「二表哥還在桐州嗎，他可有寫過信給你們？」

陸靜姍搖搖頭，「我不知，他要寫也是寫給堂姊……」

本來兩人只是小聲說話，但陸靜英練過武，耳力極好，聽見了她們的話頓時冷笑道：「提他幹什麼？他回不回來與我們有什麼關係，父親都說不要管他了！」

陸靜英仇視庶出的陸策，惱他奪去陸嶸的光芒，看著她現在的這種態度，蘇沅不禁想到幾年後的事情，也不知陸靜英嫁到國公府，遭遇抄家之時可曾有過後悔，若是她對陸策好一些，這結局興許是可以避免的。

「三妹以前為了幫他，把新做好的裙子弄髒了，而今幾年不見，自然是想問問的。」其實蘇錦也有些奇怪蘇沅為何會問起陸策，畢竟先前不曾聽她提過，但在陸靜英的面前，她偏要火上澆油，只望陸靜英會更討厭蘇沅。

果然陸靜英眉毛高高挑起，「都是一路人，難怪她會掛心。」

庶子庶女，在嫡系子女面前總是低了一等，也許是出於這種心態，當初陸策被惡犬咬了，蘇沅才會相幫，希望他與自己能同仇敵愾，只可惜陸策很快就去桐州了，她並沒能拉攏到這個幫手，後來遭遇雙親去世，再無一點鬥志，悔恨、痛苦的過了一輩子。

而今重獲新生，蘇沅再不會有這種心思了，她只想把握好將來，讓自己與雙親一世平安。

蘇沅面上一絲不悅的表情都沒有，好像沒有聽到陸靜英的話似的，蘇錦見了不禁奇怪，這個人今兒是怎麼了，如此的鎮定！

苦難讓人成長，蘇沅吃夠了苦，又怎麼會被陸靜英這種小姑娘的一兩句話左右心情，與人爭吵丟臉？她伸出手摘了一朵芍藥，「這朵大富貴開得真好，姨祖母定然喜歡，二表姊，妳快些來看看。」

陸靜英一而再再而三的挑釁，可蘇沅卻包容謙遜，很有大家閨秀的風度，陸靜姝看在眼裡頗是欣慰，她原先出聲打圓場是為了怕場面不好看，並不是故意偏袒蘇沅，而今卻真的對蘇沅有一些改觀，笑著湊上來，「祖母近年來越發喜歡紅色，妳挑的真合適！」

兩個姑娘有說有笑。

這堂妹總是溫溫和和的，好顯示寬厚，跟她娘親韓氏一個樣子，在祖母面前與自己母親爭寵，陸靜英冷笑了聲，不屑一顧。

蘇錦卻不願與陸靜英疏遠了，拉著她也去摘花，「妳不是要做芍藥雞嗎？我倒要看看能做出什麼樣的味道來，妳是要紅色的還是白色的，我們家什麼顏色的芍藥都有，妳儘管折了去，只芍藥雞要是沒做好，可不要怪我。」

「保管讓妳吃得停不下嘴！」陸靜英眉毛又揚了起來，指使丫鬟摘芍藥。

丫鬟們一連摘了一大籃子，紅的、黃的、白的都有，香味撲鼻，而蘇沅兩人也摘好了送予陸太夫人的芍藥，放在別的花籃裡。

因蘇沅的退讓，幾位姑娘後來倒是處得安安寧寧，陸家姊妹一直快到午時才走。送走客人，各回院子的路上，寶翠見只有自家主僕在，氣道：「二姑娘真是的，胳膊肘總是往外拐，陸大姑娘難道比姑娘還要親嗎？」

寶翠與寶綠一般的年紀，都是三年前來服侍她的，蘇沅以前總以為寶翠更關心自己，因為她總是替自己叫屈，在背地裡說蘇錦的壞話，很合她的心思。

那時候的她太單純，以為這就是對她好，可後來父親、娘親死了，自己舉步維艱，祖母不願相見、蘇錦痛恨她，府裡小人當道，她過得可能還不如一個管事，就在

這時候，寶翠離開她，去了蘇錦那裡。

人往高處走，多是本性，只是而今看來，寶翠對自己實在稱不上忠心。

她微微擰眉，「以後這種話不要說了。」語氣淡淡的，帶了一點責備。

寶翠吃驚，忙看向蘇沅，見她長長的睫毛下，眼眸冷涼似雪，竟是有些像老爺，明明生了副風流的樣子，卻毫不可親，心裡咯噔一聲，莫名的慌張起來，嘟囔道：

「奴婢也是擔心姑娘……奴婢再不敢說了。」

蘇沅看她一眼，往前走去。

院子裡早上粗使丫鬟們打掃過，乾乾淨淨的，大塊的青石被水沖洗過，光可鑒人，她站在庭院裡，回想起那些年，恍如隔世。

也確實是隔了一世，好些事情再仔細想想，早已沒有當初的執念，心裡說不出來的空。

蘇沅走到屋裡，坐在捲雲紋的翹頭書案前，拿起書看，這些都是她十三歲時看的東西，有許多的詩集，還有些話本。

寶綠端來涼茶，放在她的手邊。

外面的陽光照進來，暖融融的，一切都很不真實，蘇沅看著看著有些昏昏欲睡，一下子又驚醒過來，她怕睡著醒來後，發現這一切只是一場夢。

寶綠和寶翠互相看了看，都覺得姑娘的樣子有些奇怪。

就在這時，院子外面有人小聲地說話，似乎在討論什麼，寶翠連忙走出去，過了好一會兒都沒有進來。

蘇沅察覺有異樣，抬起頭問：「怎麼回事？寶翠跟她們在說什麼呢，妳叫她進來！」可不等寶綠去叫人，寶翠自己就進來了，她向來喜歡討蘇沅的歡心，這回聽說了好事怎麼會瞞著，急急地告知，「姑娘，姨娘不舒服，剛才蕙娘去請了橋下懷仁堂的女大夫，聽說是私自去請的，蟬衣很是擔心，過來說一聲。」

這兩個人都是隨娘親從阮家過來的，蕙娘年紀大一些，做事果斷，蟬衣則比較謹慎，可娘親早上還好好的，怎麼會突然不舒服？蘇沅有些疑惑，蘇家的人看病從來都是請回春堂的名醫，懷仁堂則是很小的醫館，這分明是不想鬧出大的動靜，驚動眾人，難道……

今日她忍不住去看娘親，興許是給娘親帶來了麻煩，是不是她們走了之後，祖母做了什麼？娘親溫和善良，哪裡會是祖母的對手？她想著又搖搖頭，這些年祖母都沒有對娘親出手，沒道理突然發難，那是怎麼一回事？

蘇沅站起來朝門口走了幾步，突然又停下來，前世今日並沒有發生什麼事，但她記得幾日之後，家裡還是請了大夫來看母親，想到這裡，她的臉上露出了笑容。

第三章 娘親肚裡傳喜訊

阮珍此時氣惱地責備蟬衣，「妳怎麼會去三姑娘那裡？」

她不過是突然有些頭暈，又不是什麼大事，這些奴婢卻一個個擅做主張，蕙娘去請大夫不說，蟬衣還去告訴女兒，難道女兒能做什麼嗎？

因被自己拖累，女兒已經很是委屈了，白白頂著個庶女的名號……阮珍想著，鼻子一酸，今日老夫人說過一陣子要去元君廟替丈夫求姻緣籤，這分明是告誡自

己，做好本分。

她倒是不覺得有什麼，因丈夫這樣的人早晚都要娶妻的，他回了京都後，年紀輕輕升任左侍郎，便是娶個正當芳華的姑娘也不為過，她只是擔心女兒。

女兒太過維護自己，不知將來正室夫人來了，會不會引起事端？

十幾年來，家中沒有主母，老夫人也不曾為難她，比起別人家的側室，自己的日子算是非常好過的，頂多是蘇錦有時候使壞給她點排頭吃，為此女兒經常與蘇錦爭執，要是再多一位正室夫人，真是不知道這孩子會如何。

她想多了，便又感到一陣暈眩。

等暈眩感稍退，阮珍氣得又埋怨蟬衣，「妳們太不像話了，我不過躺一躺就好，非得請什麼大夫。」

「姨娘，您小日子都不準了。」蟬衣道：「這不怪蕙姊姊著急，再說，她只是請女大夫來看一看，沒有事情也不要緊。」

兩人正說著，蘇沅走了進來。

看她急慌慌的，阮珍更急，一疊聲的道：「妳怎麼來了？快些回去，我沒有事情，睡一會兒就好了，是她們小題大做。」

蘇沅坐到她身邊，「不舒服就該看大夫的，怎麼會是小題大做呢？」

見她不走，阮珍頭疼，早上女兒作噩夢第一個就來見她，黏著她不放，眼下這是來第二次了，要是傳到老夫人耳朵裡怕是不妥。她拉住蘇沅勸道：「我真沒有事，也沒有不舒服，是蕙娘她們一驚一乍的，她們糊塗，妳怎麼也跟著瞎鬧？我只是乏了，想睡一會兒。」

但她越是勸，蘇沅越是不走，只想著等到女大夫來了，給娘親一看，驗出是喜事，到時祖母哪裡會怪責？不管是男是女，這都是給蘇家添丁弄瓦，祖母只會高興。

「等女大夫看完我就走。」蘇沅耍賴。

阮珍重重地歎了口氣。

懷仁堂的女大夫姓張，雖是比不上京都的名醫，但看一般的小毛病還是不在話下。她被請來後，行了一個禮，便給阮珍把起脈來。

阮珍月信一向規律，小日子突然不準，多半就是有了，蕙娘早兩日就惦记著這事兒，偏偏阮珍不在意，說再等等，可蕙娘今日見她有些異樣，哪裡敢耽擱，心裡不知多希望阮珍能生個兒子。

老爺沒有兒子，老夫人望眼欲穿，要是姨娘能圓了老夫人的這個心願，將來在蘇家的日子定是好過極了，所以她才急忙去請張大夫。

屋子裡靜悄悄的，幾人各有各的心思，蘇沅眼睛一眨不眨的盯著張大夫看。

沒多久，張大夫收回手，滿臉笑容，「姨娘這是有喜了，恭喜恭喜啊！」

蕙娘歡喜得差點跳起來，對著張大夫連聲說謝謝，送了一個厚厚的紅封給她。她從阮家跟著阮珍來這裡，表面上是服侍的奴婢，實則是阮珍屋裡的小管事，錢財多經由她的手，像這賞紅封之類的小事，甚至不用再過問阮珍。

蟬衣笑著送張大夫出去。

她們沒有跟張大夫請教如何保胎的事情，因為只要確認肚子裡有孩子，將來自然

是要請一個更好的大夫來看。

「姨娘，奴婢說得沒錯吧，您真的有喜了，等會兒老爺回來知道了，定是高興極了！」蕙娘恭賀阮珍。

阮珍的神情有些木木的，她因為蘇沅的庶女身分，覺得愧對女兒，不太想再生孩子，可蘇家無後繼之人，她很想給蘇承芳生個兒子，讓他這一生十全十美，卻又擔心這一胎萬一又是女兒……

再說，按老夫人的意思，蘇承芳這一兩年就要娶妻，正室夫人一嫁進來，就要養個庶出孩子……

她怎麼想都覺得不安，可偏偏蘇承芳從沒有考慮過這些，早些年不在京都就算了，而今一回來夜夜纏著她，竟然讓她懷上了。

她心情糾結，實在歡喜不起來。

蘇沅奇怪的看了娘親一眼，前世她是從蟬衣那裡得知娘親有喜的，好像還是父親從衙門回來，親自使人去請大夫，所以她當時並沒有在場，也就沒有注意到娘親的異狀，可這會兒看來……母親怎麼會是這種反應呢？

她依稀記得，前世得知消息去見娘親時，娘親是笑著的。

看來自己那會兒確實太天真，根本不知道大人的心思，只知道即將有個同胞弟弟或是妹妹，將來有了個小幫手會站在自己這一邊。

想到自己一點兒也不懂娘親的心，蘇沅突然心頭一澀。

一旁蕙娘想到老夫人，笑道：「奴婢這就去把好消息告訴老夫人！」

自家主子柔弱不爭，不懂得爭取，可這些年老爺不曾續弦，老夫人也從不曾無端苛責，她又怎麼會在府裡一點地位都沒有呢？也只有她不把自己當回事。

蕙娘說完，連忙大步走出去，阮珍雖是心中有慮，卻沒攔她，畢竟這種事老夫人早晚得知道。

聽說阮珍有喜，老夫人十分高興，頭一個就想到她是不是懷了兒子，這個時候，她才不管孩子是不是姨娘生的，只要是個男丁，哪怕生母是養在外面的女人都沒有關係，只要兒子有後，不被別人在背地裡說「蘇家什麼都有，就是缺個小公子」，她就滿足了！

她果然沒有心思去管蘇沅又去看阮珍的事情，急忙叫下人去請回春堂的丁大夫前來。

丁大夫來診過脈，也說阮珍確實有喜，不過孩子太小，一個月都不到，問起男女卻是不敢確定。

老夫人雖然遺憾，但也知道現在無法強人所難，且府裡已經好多年沒有這種好消息，不管男女，有孕總是好事兒，於是叫管事送了許多的補品給阮珍，諸如燕窩靈芝、阿膠鹿茸，在楠木的條案上堆得滿滿的。

阮珍身邊的奴婢們都很歡喜，蕙娘與蟬衣也春風滿面，阮珍見此微微歎了口氣，手撫在小腹上。

蘇沅面上閃過一絲悲戚，娘親肚裡的孩子她沒有見過，因為娘親為了護住她，在

馬車衝下斷橋的時候死了，那孩子自然沒有活下來，這都是因她的緣故。要是她當時不那麼任性，非要跟著去晉縣，在路上染病耽擱了時辰，也許就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了。

這次，她不會犯錯的！

蘇沅緊緊捏住拳頭片刻，又鬆開手撫在阮珍的手背上，「這孩子生下來一定會像娘一樣好看的！」

會有雪白的臉、高挺的鼻子、菱角似的小嘴，笑起來嘴角翹得老高，讓人怎麼看都看不厭。

阮珍溫柔一笑，摸摸女兒的頭髮，心想或許生下孩子來陪陪女兒也是好的吧，女兒看似爭強好勝，實質是個害怕孤單的人，敏感又脆弱。

女兒四歲的時候離開她，夜夜都哭，老夫人卻硬著心腸不管，老爺又外調，結果女兒哭了許多日才慢慢明白過來。

阮珍鼻子微酸，輕聲問蘇沅，「沅沅，妳真的高興嗎？」

蘇沅用力點頭，「高興壞了，我就希望您多生幾個，這樣我們家裡就能熱熱鬧鬧的，要是您覺得太忙，我幫您一起管他們。」

她今年十三歲，大可以負擔起教養弟妹的責任，畢竟祖母年紀大了，多是不管，父親又忙，娘親若真的再生幾個，肯定會手忙腳亂的。

阮珍啼笑皆非，這女兒是忘了將來還要嫁人了吧，哪裡有什麼空閒來幫自己？她忍不住輕輕捏了捏蘇沅的臉。

人有喜了就容易累，怕耽擱娘親歇息，蘇沅坐了會兒便告辭離開。

時辰已晚，天邊有一大片燒紅了的晚霞，瑰麗萬分，她抬起頭瞧一眼，一時竟是怔住了。

有多少年她不曾再有心情欣賞美景，春夏秋冬、綾羅綢緞，甚至於那些韓如遇曾帶來的富貴榮耀，她都沒有放在眼裡，心死了，就什麼都沒有了。

而今，她卻覺得這晚霞十分好看，相當迷人，不由開懷的笑了。

「沅沅，妳在看什麼？」耳邊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，低沉中帶著暖意。

光是聽見聲音，不曾看到人，蘇沅就差點大哭，她努力忍住湧到心頭的情緒，飛速的擦一擦眼角，低頭道：「姨娘有喜了，爹爹。」

「我聽妳祖母說了。」蘇承芳看著小女兒，「妳怎麼沒有多陪陪她？」

「姨娘累了，要睡一會兒。」蘇沅慢慢抬起頭。

夕陽裡，父親的容貌仍是那麼清俊，長眉入鬢，一雙桃花眼擺出正色的時候，好似深沉的水潭，一旦笑了，卻好像染了花瓣的色彩，有著說不出的絢爛。

父親在母親死後，對她一句責備的話都沒有，後來有日她同父親去白馬寺點長明燈，父親因淋雨染病，最終與世長辭。

蘇沅幾乎要忍不住眼淚，連忙說道：「爹爹快去看看姨娘吧，女兒先走了。」說完，拔腳就走。

蘇承芳對女兒的舉動感到有些奇怪，但沒追究，微微擰眉，搖搖頭，朝阮珍的院子走去。

蘇沅快步離開，一直走到長廊下才停下來，大口的呼著氣，因憋得厲害，臉色竟似晚霞一般紅豔。

但好歹她沒有當面哭出來，不然憑著父親的敏銳，定要詢問出了什麼事情，他可不像娘親那麼好糊弄。

蘇沅輕輕拍了拍胸口，擦擦眼睛，又逐漸歡喜起來，心想再活一世真好啊，母親在、父親也在，好像從來沒有離開過一樣。

姑娘又哭又笑的，丫鬟們摸不著頭腦，正疑惑時，長廊東邊有個少年叫起來——「三表妹，錦妹妹在哪裡？我給她送吃的，她怎麼不在院子裡呢？」

這是陸嶸的聲音。

他怎麼突然來了？蘇沅往前看去，面色在剎那間一變，陸嶸竟不是一個人來的，身邊還有一位少年，身上穿一件寶藍色藕絲素雲緞的直袍，身材頗長，風姿奪目。蘇沅本以為這輩子大可不必再見到韓如遇，誰想猝然之間，就這麼遇上了。

眼前的他才十七歲，溫潤如玉，謙謙君子，仔細看去，與十年後的那個人非常不像，蘇沅不由恍惚，她竟是不記得韓如遇到到底是什麼時候變成了那個無情冷漠的人。

疑惑歸疑惑，她卻不願意去深究，因為她再也不想跟韓家人有任何關係了。

反正陸嶸與她原本就不交好，而韓如遇，當初還沒有在京都露面時，陸靜英、蘇錦幾個姑娘已經提起他，談到韓如遇的出眾，陸靜英說，韓家娶媳婦的要求非常高，言下之意像蘇沅這種人，根本就不要再起什麼念頭。

蘇沅一氣之下，等到和韓如遇相見時，一眼都沒有看他，這樣的話也就談不上相識不相識了。

「我不知二姊在哪裡，你自己再找找。」蘇沅說了這一句，掉頭離開。

陸嶸過來的原因無他，陸靜英摘了芍藥回去後，真的叫廚房做了一鍋芍藥雞，陸太夫人因得了一籃子花，連聲叫她把芍藥雞送一點到蘇家，陸嶸正好在，便主動請纓，提了食盒過來。

陸靜英不喜歡蘇沅，只準備了蘇老夫人與蘇錦的份，陸嶸同親妹妹是一條心，剛才問蘇沅就是想故意氣她的。

至於韓如遇會來，是因陸嶸受人所托，想得一首寫芍藥的詩詞，硬是拉了他來蘇家的東苑賞花，好給他做首詩送人情。

「瞧瞧這蘇沅什麼樣子，哪裡像個大家閨秀，一點兒也不知道禮儀，果真是姨娘教養出來的！」陸嶸貶低蘇沅，「錦妹妹只比她大一歲，卻不曉得比她好多少。」來之前，他就滿口的「錦妹妹」，所謂情人眼裡出西施，他自然覺得蘇錦是樣樣都好，韓如遇則不置可否，只是想到第一次見到蘇沅時的情景——她一個人坐在花廳的角落，端著茶盅，纖長的手指好像美玉似的泛著光澤。那天她一句話都沒有說，連一個目光都沒有落向自己。

今日，蘇沅又走得匆匆，仍是沒有同他打招呼，是不是因陸嶸一來就得罪了她？可就算如此，她也不該是這樣的態度吧，難道真如陸嶸所說，這蘇二姑娘是個極其無禮的人？

他眉頭略挑了挑，問陸嶸，「芍藥園是往那裡走嗎？」

陸嶸這個人毛毛躁躁的，他是看在堂姑母韓氏的面子上才答應這種請求，此時只想快點辦完了事。

「我來領路，」陸嶸咧嘴一笑，「這蘇家我最是熟悉，我們兩家就跟一家似的！」他沿著長廊快步走去。

聽說蘇錦晚上有芍藥雞吃，寶翠不屑地道：「就是將芍藥與雞一起煮湯，沒什麼講究，姑娘要吃的話，家裡芍藥多得是呢！」

蘇沅沒有放在心上，少吃一樣東西又有什麼？她才不會為此與陸靜英打對臺，不過在前世，還真有這麼回事兒，她那時候太過介意自己的身分，也對別人的看法十分在意，非得等娘親、父親去世之後，才明白什麼是真正重要的。

「叫廚房明日午時做個酥黃獨、雪霞羹送去給姨娘。」

這兩樣都是素食，酥黃獨是芋頭和切碎的榧子、杏仁同大醬裹了麵粉，在油裡炸的一種小點心，雪霞羹是用新曬好的嫩筍乾、蕨菜包的餛飩。娘親一向喜歡吃素的，尤愛這兩樣，蘇沅心想，就把這當做娘親有喜的賀禮吧。

寶綠得令，快步去了廚房。

第四章 羅氏把喜脈

現在的天氣很是酷熱，丫鬟們手不離紈扇，蘇沅這陣子每日除了去給老夫人、父親請安外，白日多數都在接受劉燕知的教導。

蘇錦仍是沒有變，時常想要壓制她，只是蘇沅越來越像個棉花團，打在上面沒有一點聲音，倒是讓蘇錦無從下手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蘇沅擔心母親，卻不好過度頻繁地去探望，為這事兒偶爾忍不住歎氣。

陸家那裡，韓夫人已經到了京，因是姻親，又是江南的望族，陸太夫人精心招待，專門收拾了一座二進宅院讓韓夫人住。不過韓家家底豐厚，韓夫人為了兒子的前程，有意移居京都，便打算著手置辦府邸，也就只打算借住在陸家月餘功夫。

陸家來了人傳話，說明日要擺宴席，請蘇府的人一起去熱鬧熱鬧。

兩家的關係就是如此，有事無事便互相走動，兩位老夫人總能坐在一起說半天的話，不過這次相請算是給韓夫人接風，故而陸家還多請了一些其他的親戚好友。乍一聽到這消息，蘇沅便不想去，因為去了定然會看到韓夫人，她害怕、也怨過這個前世的婆婆，卻又懷著愧疚，所以實在不想碰面。

她之前甚至想過，要裝病避開這一家人，但是前不久突然在東苑的長廊下遇到了韓如遇，可見世上的事，越是擔心越是會發生，也許她坦蕩些會更好吧！

「韓夫人出身書香門第，寫得一手好書法。」寶翠看著正在寫字的蘇沅道：「姑娘的字要是被韓夫人看到，定然會誇讚的。」

蘇沅一下頓住筆，墨汁在宣紙上浸染，瞬間滿團漆黑。

寶翠向來伶俐，像之前知道她擔心阮珍，便叫別人去打聽，讓她知道阮珍的身體

十分康健，奴婢們服侍得很周到，現在又提起韓夫人的喜好，自然也是為了討好她，只是她又怎麼能忘掉以前的事情？寶翠就算再善解人意，也是不能留在身邊的，她不能再信任這個人了。

寶翠瞧見蘇沅的神色不豫，心頭惴惴，暗想姑娘怎麼突然變得那麼難以捉摸，一時不敢再多說話，連忙收拾書案。

上房老夫人那裡有丫鬟來傳話，說是蓮花胡同的蘇家過來了。

老太爺蘇瞻豪爽大方，兒子蘇明誠能言善道，兒媳羅氏雖然膽小，卻和善可親，但最讓蘇沅喜歡的卻是他們家的獨女蘇文惠。

她站起來問：「都來了嗎，文惠姊也來了？」

丫鬟回答，「除了四公子太小沒有來，都在呢。」

蘇明誠夫婦一共有五個孩子，四個兒子、一個女兒，真是人比人，氣死人，蘇沅心想，祖母對他們肯定是羨慕極了，她也一樣，真希望娘親也能給父親生個兒子，這樣父親就沒有遺憾了。

蘇沅稍微打扮了下，疾步去了老夫人那裡，還隔著很遠就聽見屋內的歡聲笑語。蘇明誠雖然才學上不如蘇承芳，三十來歲還只是個秀才，言談卻非常風趣，常把老夫人逗得大笑不止。

蘇沅走進去，看見父親、蘇錦都到了，便朝長輩一一問候行禮。

蘇瞻聲如洪鐘，比劃著道：「三丫頭長得真快，我記得去年才這麼點兒吧，一下又長了半顆頭高了。」

眾人的視線都落在蘇沅身上，只見立在廳中的小姑娘膚色白皙，穿著荔枝紅的潞綢夏衫、白細花松綾裙子，身材高挑，瘦不見骨，盈盈一笑，好似一陣微風迎面撲來。

蘇文惠忍不住叫道：「沅沅，妳越發好看了！」

蘇錦的面色不由一沉，蘇沅這人自小喜歡打扮，學她母親以色事人，賣弄相貌，以為憑著這張臉就能讓人忘掉她是個庶女了！只可惜，誰都不是傻子，而蘇文惠總是討好蘇沅，還不是因為自己不願理她，才轉而同蘇沅交好的嗎？

「文惠姊，好久不見！」蘇沅卻歡喜地走到蘇文惠身邊，拉住她的袖子，低聲道：「我想死妳了。」

前世蘇文惠嫁給了張孫錫，兩年後隨他去了洛陽，她們便再也沒有見面，後來蘇沅聽說，蘇文惠死在了洛陽，她痛哭不已。娘親、父親去世之後，蘇文惠常常來看她、開解她，甚至太過擔心，還求老夫人准許她住幾個晚上，這是一個難得真正關心她的好姊妹，蘇沅怎麼會對她的噩耗不傷心？

她還記得那一天在城門口的離別，兩人一別就是六年，她已經六年沒有見到蘇文惠了。

見她眼圈都紅了，蘇文惠笑起來，「看來真是想得緊了，瞧瞧妳，難道還要哭鼻子嗎？不知道的以為我欺負妳呢……」

蘇沅連忙道：「我是想著妳在家裡吃喝玩樂，偏偏不來找我，我在生氣呢。」

「天地良心！」蘇文惠大呼冤枉，「我娘不舒服，我這幾個月都在陪她，妳忘了

呀？我使人捎口信給妳的，妳還給我送了一株靈芝。」

蘇沅這才記起這一事來，不由滿臉通紅，被蘇文惠一陣取笑。

蘇明誠示意兒子們與蘇沅見禮，他第三個兒子叫蘇文進，今年三歲，躲在羅氏身後，聲音像蚊子一樣細弱。

看到這個小堂弟，蘇沅眸色閃過一絲黯然，父親不在了，祖母後來同蘇瞻商量，讓蘇文進做了他們家的嗣子，蘇文進很聽話，不哭不鬧，很是撫慰了祖母的心，但他到底不是父親真正的血脈。

這都是她的錯，蘇沅的手在袖中用力捏了捏，讓自己從巨大的懊悔中清醒過來。她可不能當眾失態！

蘇瞻這時道：「明誠要是有承芳一成的本事，我都要燒高香了……」說的是蘇承芳前不久升任工部左侍郎的事情。

蘇瞻總是這樣不遺餘力的稱讚蘇承芳，蘇沅早就聽得耳朵起繭。

老夫人怕蘇明誠面子上不好看，這樣大的一個人了，還被父親比來比去的，便道：「他也不過是有貴人提攜，運氣好罷了。」她看向羅氏，「等到天氣暖一些，把文博帶過來給我看看，一定跟他三個哥哥一樣，生了副好樣貌吧？」

羅氏聞言輕聲答應。

既然說到孩子，蘇瞻笑道：「承芳，聽說阮姨娘有喜了，是嗎？」

「是，上個月大夫確認了。」蘇承芳領首。

「但願有好消息！」蘇明誠看一眼羅氏，「妳同阮姨娘總是有說有笑的，不如去看一看她吧。」他笑著同老夫人道：「尚柔心軟，不然回頭到家了又忍不住惦記。」因蘇承芳一直沒有續弦，老夫人偶爾會讓阮珍出來見見親戚，羅氏膽小與性子溫和的阮珍也走得近一些。

老夫人笑道：「去看看也好，阮姨娘是個不錯的人。」她這麼誇阮珍，也是看在蘇承芳的面子上。

羅氏很高興，即刻站起來便前往西苑。

蘇明誠念書不成器，自是娶不到名門望族的姑娘，最後另闢蹊徑娶了杏林世家的姑娘羅氏。

羅氏父親是御醫，她也學了幾分本事，蘇沅前世聽說羅氏給母親把過脈，但自己當時同蘇文惠在東苑賞花，並不清楚，也不知這一世母親的情況如何，於是有點心神不寧。

蘇文惠善解人意，看出來了，因知道蘇沅與阮珍的感情，就說：「不如我們去別處逛一逛吧？」

蘇沅當然沒有反對，結果蘇文惠就把她領到阮珍這裡了。

「我娘在呢，走，我們去瞧瞧。」

多好的姑娘啊，蘇沅更喜歡蘇文惠了。

阮珍倒有些慌張，羅氏會來已經叫她驚喜，結果兩個姑娘還一起過來。

「妳們沒有去賞花嗎？」她忙道：「現在芍藥開得正好，過陣子就要沒有了。」

側室就是這樣的處境，蘇文惠未免有些憐憫，難怪蘇沅性子透著怪，剛剛結識的

時候總是張著刺一樣，但相處久了就能發現，她是個單純的小姑娘，非常熱忱，年前聽說母親生病，蘇沅還把阮直送給她的上等靈芝送了過來。

「我同沅沅看膩了才來這裡的。」蘇文惠瞧一眼阮珍捲起的衣袖，便問：「難道娘是要把脈嗎？」

羅氏的臉一紅，「說著玩兒的。」

「外祖父可是聞名天下的御醫呢。」蘇文惠笑著推母親，「娘您快些試一試，剛才爹還說希望有好消息的。」

阮珍把袖子又往上捲起些，眾人都看著羅氏，包括蘇沅。

羅氏的臉更紅了，坐下來，把手搭在阮珍的手腕上。

從側面看去，羅氏的臉小小的，神情柔和，蘇文惠絲毫不像她，更像玲瓏八面的蘇明誠。蘇沅在心底輕歎了聲，可惜醫者不自醫，羅氏生病之後，並不能救活自己，甚至連羅老爺子也不行，聽說在一個早晨死在了床上。

蘇沅對羅氏的短命很是唏噓，瞧著羅氏很認真的把脈，目光連一下都沒有離開，半晌，羅氏好像發現了什麼，神情突然有一絲驚詫，又有些欣喜，然後慢慢的放開了手。

「怎麼樣？」阮珍問。

羅氏滿臉的笑，卻沒答話。

「娘，您是不是知道什麼了？」蘇文惠追問：「快些告訴我們！」

羅氏並沒有回答，而是問阮珍，「大夫怎麼說？我聽說回春堂的丁大夫一直在給妳看著的，他說了什麼？」

「他老人家說還得看看，說什麼月分不足說不清性別的，不能胡亂開口。」

聽到這話，羅氏的臉色一變，耳邊好像聽到父親的聲音——

「妳一個姑娘家有什麼本事給人把脈？妳又不是男兒，還不如去學學女紅，別在這裡胡說八道，仔細看出了人命！」

她腦中轟隆隆的響，手指抓了抓衣袖，囁嚅的道：「妳才懷了一個多月，是不好說的，還是請丁大夫過陣子再來看吧。丁大夫都沒有說什麼情況，我、我哪裡看得出來。」

蘇文惠不滿，「娘，您就不能先說嗎？」

羅氏搖頭，「我摸不出。」

蘇沅眼眸微微睜大，剛才明明發現羅氏好像看出什麼了，怎麼突然改了口，難道娘親肚子裡的胎兒不好嗎？她為什麼不說？

阮珍一貫不喜歡強迫人，更何況羅氏是這種怯弱的性子，便笑道：「那就算了，反正我也不急著知道。」她叫人上茶來，招呼道：「喝些熱茶吧，我記得妳喜歡喝碧螺春是不是？我這裡有些新鮮的，聞起來很香。」

眾人便坐下來喝茶。

蘇沅這一世最在乎的就是阮珍，任何人、任何事都比不上，便一直惦記著，想問一問。

因蘇瞻一家來了，老夫人早早讓人準備了宴席，也叫了阮珍一起出席。

等到擺宴時，蘇沅疾步走到羅氏身邊，拉著她躲到一棵老松盆景後面輕聲問：「堂孀，您就告訴我吧，姨娘的脈到底怎麼回事，是不是不好？」

「沒有。」羅氏嚇一跳，忙道：「沒有的，很好。」

「那您為何不說呢？」蘇沅曉得她膽小，聲音越發放輕，幾乎是哄著道：「就告訴我一個人好不好？我實在很擔心，晚上會睡不好的！」

小姑娘哀求著，眸色像星空下的湖水晶瑩水潤，羅氏的袖子被她拉住，一動不能動，拗不過她，又生怕蘇沅太過著急當眾叫嚷起來，連忙道：「我是覺得同我第一胎的脈一樣……但我哪裡摸得準，連丁大夫都說不清呢！好了，妳就隨意聽一聽，千萬不要告訴別人，我這多是胡說的。」

羅氏第一胎懷的是龍鳳胎，生了蘇文惠與她哥哥蘇文潤，蘇沅聞言瞪圓了眼睛。羅氏怕別人看見，從她手裡抽出袖子，走到蘇明誠那裡去了。

蘇沅好半天回不過神。

母親難道懷的是龍鳳胎嗎？可她前世從來沒有聽說過，一直以為會多個妹妹……那父親豈不是要有個兒子了？她一時歡天喜地，但想到羅氏說有可能不準，立刻又清醒過來。

也許該再請個大夫看一看！

她想去同父親說，轉過頭卻看見父親正在跟母親說話，他穿著一件輕薄的冰紬夏袍，顏色雪白，幾乎沒有什麼花紋，卻十分華貴。

「老太太托人送來一筐的油桃和香瓜，都是妳喜歡吃的，我叫人送去妳房裡。」蘇承芳把好消息也告訴了阮珍的家人。

阮珍沒想到，又驚又喜，抬頭看向蘇承芳，男人的眼眸流光溢彩，比任何寶石都要好看，她的臉好像被照得一紅，輕聲道：「應該是娘自己種的，我聽哥哥說，娘前兩年在家裡闢了一塊地出來，許是終於長出果子了。」

「老太太真是有閒情逸致。」蘇承芳聞言一笑。

兩個人在說阮珍的母親季氏，也就是蘇沅的外祖母，這當然不是名義上的外祖母，只蘇夫人甄氏很早就去世了，她家人後來便甚少來往，加之她被阮珍養大，與阮家的人關係也較為親厚。

季氏生得慈眉善目，和藹可親，每次來蘇家，都對蘇沅非常好，發自肺腑的疼愛，蘇沅又怎麼會不喜歡？

但想到季氏，她心裡就著急了。因為前世季氏今年染了病，到九月突然加重，阮珍為見她最後一面，不顧身孕坐車去晉縣，後來才在路上出了事。

她這一死，季氏痛失女兒，很快也與世長辭。

蘇沅重重吐出一口氣，平緩下突然湧上心頭的悲涼，她在那兩年失去了太多的家人，到底該如何挽救？

外祖一家住在晉縣，總不能叫他們搬來京都吧？沒有合適的理由，她也不可能冒然去跟父親說這種事。至於母親，蘇沅搖搖頭，娘親這個人實在是與世無爭，要她在父親面前謀劃些什麼，恐怕比任何事情都要來得困難。

不過也因此祖母才能容下母親，總對自己偷偷去看母親的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

頂多不痛不癢的說兩句。

蘇沅正犯愁時，聽聞身後有急促的腳步聲，回頭看去，只見一個隨從急匆匆走到蘇承芳身邊，低頭道——

「老爺，阮家老爺前來拜訪。」

蘇沅心頭一喜。她很喜歡阮直，因阮直對她的疼愛、對母親的疼愛非常直接，一點兒也不顧及別人的看法，有時候遇到蘇錦欺負她，也完全不管蘇錦是不是個小姑娘，當面就會斥責。為此母親提到他，總是會忍不住苦笑，而祖母更是對他不喜。

果然，蘇沅朝老夫人看去，就發現老人家的臉色不太好看。

蘇承芳對阮直的到來並沒有驚訝，他心想應該是阮老太太將阮珍的事情告訴了他，阮直才會前來探望，便讓小廝將他請進來。

阮珍悄悄拉一拉他的袖子，「不如讓哥哥在芍藥園等我，我同他說幾句就好了。」今日有客人在，她怕阮直得罪人。

蘇承芳道：「明誠與他很是相熟，不會有事，再說，他棄商從文，今年八月還要參加鄉試，將來中舉了入官，也是要應酬四方的，難道妳還要一直擔心他？」

這句話令阮珍百感交集，她怎會不知道阮直突然去念書的理由？他一個從來不曾捧過書的人，好像孩子似的學起，整整刻苦了十三年，六年前考上秀才，三年前落榜，而今再次參加鄉試，又真的能考上嗎？別的人可是從小就開始念書，有名師指點的。